

論衡

論衡



可以翻印

版三月四年四二

新式標點
衡論

洋裝二冊
定價一元二角

充	王	者	著
銘	何	者	點
社書化文新		者	版
路馬四海上		者	行
社書化文新		者	發
售代有均局書大各埠各			

新式標點各種舊小說

五虎平南	四遊記	平山冷燕	雙美奇緣	說唐全傳	乾隆遊江南	英烈傳	紅樓夢	紅樓夢	蕩寇志	水滸	三國演義	列國演義	小紅袍	大紅袍	薛剛反唐	再生緣	三門街	施公案	濟公金傳	彭公案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二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六册	洋裝四册	洋裝四册	洋裝四册	洋裝四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二册	洋裝四册	洋裝四册	洋裝四册
定價六角	定價一元二角	定價一元	定價六角	定價八角	定價一元一角	定價九角	定價八角	定價二元八角	定價二元二角	定價二元二角	定價二元四角	定價二元四角	定價五角	定價九角	定價九角	定價一元一角	定價四元四角	定價三元二角	定價三元六角	定價三元六角

新式
標點

論

衡

卷下

漢 會稽王充撰

●變動篇

論災異者，已疑於天用災異譴告人矣。更說曰：「災異之至，殆人君以政動天，天動氣以應之。譬之以物擊鼓，以椎扣鐘，鼓猶天，椎猶政，鐘鼓聲猶天之應也。人主爲於下，則天氣隨人而至矣。」曰：此又疑也。夫天能動物，物焉能動天？何則？人物繫於天，天爲人物主也。故曰：王良策馬，車騎盈野，非車騎盈野，而乃王良策馬也。天氣變於上，人物應於下矣。故天且雨，商羊起舞，使天雨也。商羊者，知雨之物也。天且雨，其一足起舞矣。故天且雨，螻蟻徙，蚯蚓出，琴絃緩，固疾發，此物爲天所動之驗也。故天且風，巢居之蟲動，且雨，空虛之物擾，風雨之氣感蟲物也。故人在天地之間，猶蚤虱之在衣裳之內，螻蟻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螻蟻爲逆順橫從，能令衣裳穴隙之間氣變動乎？蚤虱螻蟻不能，而獨謂人能，不達物氣之理也。

夫風至而樹枝動，樹枝不能致風，是故夏末蜻蛚鳴，寒蟬啼，感陰氣也；雷動而雉驚，發蟄而蛇出，起陽氣也。夜及半而鶴唳，晨將旦而雞鳴，此雖非變，天氣動物，物應天氣之驗也。顧可言寒溫感動人君，人君起氣而以賞罰，乃言以賞罰感動皇天，天爲寒溫以應政治乎？六情風家言風至爲盜賊者，感應之而起，非盜賊之人精氣感天，使風至也。風至怪不軌之心，而盜賊之操發矣。何以驗之？盜賊之人見物而睹，取敵而殺，皆在徙倚漏刻之間，未必宿日有其思也。而天風以已狼貪陰賊之日至矣。

以風占貴賤者，風從王相鄉來則貴，從囚死地來則賤。夫貴賤多少，斗斛故也。風至而糴穀之人貴，賤其價，天氣動怪人物者也。故穀價抵昂，一貴一賤。天官之書，以正月朝占四方之風，風從南方來者旱，從北方來者湛，東

方來者是疫，西方來者爲兵。太史公實道言，以風占水旱兵疫者。人物吉凶統於天也。使物生者春也，物死者冬也；春生而冬殺也。天者如或欲春殺冬生，物終不死生何也？物生統於陽，物死繫於陰也。故以口氣吹人，人不能寒；吁人，人不能溫。使見吹吁之人，涉冬觸夏，將有凍暘之患矣。寒溫之氣繫於天地，而統於陰陽，人事國政安能動之？

且天本而人末也。登樹怪其枝，不能動其株，如伐株，萬莖枯矣。人事猶樹枝，能溫猶根株也。生於天，舍天之氣，以天爲主，猶耳目手足繫於心矣。心有所爲，耳目視聽，手足動作，謂天應人，是謂心爲耳目手足使乎？旌旗垂旒，旒綴於杆。（杆宜讀爲輶，杆之杆）杆東則旒隨而西，苟謂寒溫隨刑罰而至，是以天氣爲旒旒也。鉤星在房星之間，地且動之占也。齊太卜知之，謂景公「臣能動地」。景公信之，夫謂人君能致寒溫，猶齊景公信太卜之能動地，夫人不能動地，而亦不能動天。

夫寒溫，天氣也。天至高，大人至卑小。簫（或作筵）不能鳴鐘，而螢火不爨鼎者，何也？鐘長而簫短，鼎大而螢小也。以七尺之細形，感皇天之天氣，其無分銖之驗，必也。占大將且入國邑，氣寒則將且怒，溫則將喜。夫喜怒起事而發，未入界未見吏民，是非未察，喜怒未發，而寒溫之氣已豫至矣。怒氣致寒溫，怒喜之後，氣乃當至，是竟寒溫之氣，使人君怒喜也。

或曰：「未至誠也，行事至誠，若鄰衍之呼天而降霜，杞梁妻哭而城崩，何天氣之不能動乎？」夫至誠，猶以心意之好惡也。有果蓏之物，在人之前，去口一尺，心欲食之，口氣吸之，不能取也；手掇送口，然後得之。夫以果蓏之細，員圖易轉，去口不遠，至誠欲之，不能得也。況天去人高遠，其氣莽蒼無端，未乎盛夏之時，當風而立，隆冬之月，嚮日而坐。其夏欲得寒而冬欲得溫也，至誠極矣。欲之甚者，致或當風鼓簫，嚮日燃爐，而天終不爲冬夏易氣，寒暑有節，不爲人變改也。夫正欲得之而猶不能致，况自刑賞，意思不欲求寒溫乎？

萬人俱歎，未能動天。一鄒衍之口，安能降霜？鄒衍之狀，孰與屈原？見拘之冤，孰與沈江？騷楚辭懷，孰與一歎屈原死時？楚國無霜，此懷襄之世也。厲武之時，卞和獻玉，別其足，奉玉泣出，涕盡續之以血。夫鄒衍之誠，孰與卞和見拘之冤，孰與別足仰天而歎，孰與泣血？夫歎固不如泣，拘固不如別。料計冤情，衍不如和。當時楚地不見霜，李斯趙高，讒殺太子扶蘇，并及蒙恬蒙驁。其時皆吐痛苦之言，與歎聲同。又禍至死，非徒苟徙，而其死之地，寒氣不生。秦坑趙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俱陷。當時啼號，非徒歎也。誠雖不及鄒衍，四十萬之冤，度當一賢臣之痛，入坑堦之啼，度過拘囚之呼。當時長平之下，不見隕霜。甫刑曰：『庶僇旁告，無辜于天帝。』此言蚩尤之民被冤，旁告無罪於上天也。以衆民之叫，不能致霜，鄒衍之言，殆虛妄也。

南方至熱，煎沙爛石，父子同水而浴。北方至寒，凝冰坼土，父子同穴而處。燕在北邊，鄒衍時周之五月，正歲三月也。中州內正月二月，霜雪時降；北邊至寒，三月下霜，未爲變也。此殆北邊三月尙寒，霜適自降，而衍適呼，與霜逢會。傳曰：『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寒谷復溫，則能使氣溫，亦能使氣復寒。何知衍不令時人知己之冤，以天氣表己之誠，竊吹律於燕谷獄，令氣寒而因呼天乎？即不然者，霜何故降？范雎爲須賈所讒，魏齊僇之，折幹摺脅，張儀遊於楚，楚相掠之，被捶流血，二子冤屈。太史公列記其狀，鄒衍見拘，唯儀之比也。且子長何諱不言案衍列傳，不言見拘而使霜降，僞書遊言，猶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也。由此言之，衍呼而降霜，虛矣。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妄也。

頓牟叛，趙襄子帥師攻之。軍到城下，頓牟之城崩者十餘丈，襄子擊金而退之。夫以杞梁妻哭而城崩，襄子之軍有哭者乎？秦之將滅，都門內崩，霍光家且敗，第牆自壞，誰哭於秦宮？泣於霍光家者？然而門崩牆壞，秦霍敗亡之徵也。或時杞國且圯，而杞梁之妻適哭城下，猶燕國適寒而鄒衍偶呼也。事以類而時相因，聞見之者，或而然之。又城老牆朽，猶有崩壞一婦之哭，崩五丈之城，是城則一指摧三仞之楹也。春秋之時，山多變，山城一類也。哭

能崩壞，復能壞山乎？女然素縞而哭河，河流通，信哭城崩，固其宜也。案杞梁從軍死，不歸，其婦迎之，魯君弔於途，妻不受弔，棺歸於家，魯君就弔，不言哭於城下，本從軍死，從軍死不在城中，妻向城哭，非其處也。然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復虛言也。

因類以及，荆軻刺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昴，復妄言也。夫豫讓謀殺襄子，伏於橋下，襄子至橋，心動，貫欲高殺高祖，藏人於壁中，高祖至，柏人亦動心。二子欲刺兩主，兩主心動，實論之，尚謂非二子精神所能感也。而况荆軻欲刺秦王，秦王之心不動，而白虹貫日乎？然則白虹貫日，天變自成，非軻之精爲虹，而貫日也。鉤星在房心間，地且動之占也。地且動，鉤星應房心。夫太白食昴，猶鉤星在房心也。謂衛先生長平之議，令太白食昴，疑矣。歲星害鳥尾，周楚惡之，繚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災。案時周楚未有非，而宋衛陳鄭未有惡也。然而歲星先守尾，災氣暑垂於天，其後周楚有禍，宋衛陳鄭同時皆然。歲星之害周楚，天氣災四國也，何知白虹貫日，不致刺秦王，太白食昴，使長平計起也？

●明雩篇

變復之家，以久雨爲湛，久陽爲旱。旱應亢陽，湛應沈溺。或難曰：「夫一歲之中，十日者一雨，五日者一風，雨頗留，湛之兆也；陽頗久，旱之漸也。湛之時，人君未必沉溺也；旱之時，未必亢陽也。人君爲政，前後若一，然而一湛一旱，時氣也。」范蠡計然曰：「太歲在子，水毀金，積木饑火旱。」夫如是，水旱饑穰，有歲運也。歲直其運，氣當其世，變復之家，指而名之，人君用其言，求過自改。陽久自雨，雨久自陽，變復之家，遂名其功。人君然之，遂信其術，試使人君恬居安處，不求己過，天猶自雨，雨猶自陽，陽濟雨濟之時，人君無事，變復之家，猶名其術，是則陰陽之氣，以人爲主，不說於天也。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隨行而應人。

春秋魯大雩，旱求雨之祭也。旱久不雨，禱祭求福。若人之疾病，祭神解禍矣。此變復也。詩云：『月離于畢，比滂沱矣。』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然則風雨隨月所離從也。房星四表三道，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則湛，出南則旱，或言出北則旱，南則湛。案月爲天下占，房爲九州候。月之南北，非獨爲魯也。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有頃，天果不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夫如是，魯雨自以月離，豈以政哉？如審以政，令月離于畢爲雨占，天下共之。魯雨天下亦宜皆雨。六國之時，政治不同，人君所行，賞罰異時，必以雨爲應，政令月離六七畢星，然後足也。

魯繆公之時，歲旱，繆公問縣子：『天旱不雨，寡人欲暴巫奚如？』縣子不聽，欲徙市奚如？對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公薨，巷市五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案縣子之言，徙市得雨也。案詩書之文，月雖星得雨，日月之行，有常節度，肯爲徙市，故離畢之陰乎？夫月畢天下占，徙魯之市，安耐移月，月之行，天三十日而周一月之中，一過畢星，離陽則賜，假令徙市之感，能令月離畢陽，其時徙市而得雨乎？夫如縣子言，未可用也。

董仲舒求雨，申春秋之義，設虛立祀，父不食於枝庶，天不食於下地，諸侯雩禮所祀，未知何神。如天神也，唯王者，天乃歆諸侯及今長吏，天不享也。神不歆享，安耐得神？如雲雨者，氣也，雲雨之氣，何用歆享？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辨雨天下，泰山也。泰山雨天下，小山雨國邑。然則大雩所祭，豈祭山乎？假令審然，而不得也。何以效之？水異川而居，相高分寸，不決不流，不鑿不合。誠令人君禱祭水旁，能令高分寸之水，流而合乎？夫見在水，相差無幾。人君請之，終大耐行。况雨然形兆，深藏高山，人君雩祭，安耐得之？

夫雨水在天地之間也，猶夫涕泣在人形中也。或饗酒食，請於惠人之前，求出其泣，惠人終不之隕涕。夫泣不可請而出，雨安可求而得？雍門子悲哭，孟嘗君爲之流涕。蘇秦張儀悲說坑中，鬼谷先生泣下沾襟。或者儻可爲

雍門之聲，出蘇張之說，以感天乎？天又耳目高遠，音氣不通。杞梁之妻，又已悲哭，天不雨而城反崩。夫如是，竟當何以致雨？雩祭之家，何用感天？案月出北道，離畢之陰，希有不雨。由此言之，北道畢星之所任也。北道星肯爲雩祭之故，下其雨乎？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之時，魯未必雩祭也。不祭，沛然自雨，不求曠然自暘。夫如是，天之暘雨，自有時也。一歲之中，暘雨連屬，當其雨也，誰求之者？當其暘也，誰止之者？人君聽請以安民施恩，必非賢也。

天至賢矣，時未常雨，僞請求之，故妄下其雨。人君聽請之類也。變復之家，不推類驗之，空張法術惑人君，或未常雨，而賢君求之而不得，或適當自雨，惡君求之遭遇其時。是使賢君受空責，而惡君蒙虛名也。世稱聖人純而賢者，駸純則行操無非，無非則政治無失。然而世之聖君，莫有如堯湯。堯遭洪水，湯遭大旱，如謂政治所致，堯湯惡君也。如非政治，是運氣也。運氣有時，安可請求？世之論者，猶謂堯湯水旱，水旱者時也。其小旱湛，皆政也。假令審然，何用致湛？審以政致之，不修所以失之，而從請求，安耐復之。世審稱堯湯水旱，天之運氣，非政所致。夫天之運氣，時當自然，雖雩祭請求，終無補益。而世又稱湯以五過禱於桑林，時立得雨。夫言運氣，則桑林之說，細稱桑林，則運氣之論消。世之說稱者，竟當何由救水旱之術？審當何用？

夫災變大抵有二：有政治之災，有無妄之變。政治之災，須耐求之；求之雖不耐得，而惠愍憫隱之恩，不得已之意也。慈父之於子，孝子之於親，知病不祀神，疾病不和藥。又知病之必不可治，治之無益，然終不肯安坐待絕，猶卜筮求祟，召醫和藥者，惻痛慙慙，冀有驗也。既死氣絕，不可如何，升屋之危，以衣招復，悲恨思慕，冀其悟也。雩祭者之用心，慈父孝子之用意也。無妄之災，百民不知，必歸於主，爲政治者，慰民之望，故亦必雩。

問政治之災，無妄之變，何以別之？曰：德豐政得，災猶至者，無妄也；德衰政失，變應來者，政治也。夫政治則外雲而內改，以復其虧；無妄則內守舊政，外修雩禮，以慰民心。故夫無妄之氣，歷世時至，當固自一，不宜改政。何以驗之？周公爲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未維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周公立政，可

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服不至，故勅成王，自一話一言，故事無非，毋敢變易。然則非常之變，無妄之氣，間而至也。水氣間堯，旱氣間湯，周宣以賢，遭遇久旱，建初孟季，北州連旱，牛死民乏，放流就賤，聖主寬明於上，百官共職於下，太平之明時也。政無細非，旱猶有氣間之也。聖主知之，不改政行，轉穀賑贍，損豐濟耗，斯見之審明，所以救赴之者得宜也。魯文公間歲大旱，臧文仲曰：『修城郭，貶食省用，務蓄勸分。』文仲知非政，故徒修備，不改政治。變復之家，見變輒歸於政，不揆政之無非，見異懼惑，變易操行，以不宜改而變，祇取災焉。

何以言必當雩也？曰：春秋大雩，傳家在宣公羊穀梁無譏之文，當雩明矣。曾皙對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爲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尙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

春秋左氏傳曰：『啓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啓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靈星，秋之雩也。春雩廢，秋雩在，故靈星之祀，歲雩祭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喜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使雩失正，點欲爲之，孔子宜非，不與當也。樊遲從遊，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徒雩也。夫雩古而有之，故禮曰：『雩祭，祭水旱也。』故有雩禮。故孔子不譏，而仲舒申之。夫如是，雩祭祀禮也。雩祭得禮，則大水鼓用牲于社，亦古禮也。得禮無非，當雩一也。禮祭也，社報生萬物之功，土地廣遠，難得辨祭，故立社爲位，主心，事之爲水旱者，陰陽之氣也，滿六合，難得盡祀，故修壇設位，敬恭祈求，效事社之義，復災變之道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陰陽精氣，倘如生人能飲食乎？故共馨香奉進旨，嘉區區慙倦，偷見答享，推祭社言之當雩二也。歲氣調和，災害不生，尙猶而雩。今有靈星，古昔之禮也。況歲氣有變，水旱不時，人君之懼，必痛甚矣。雖有靈星之

祀，猶復等，恐前不備，彤繹之義也。冀復災變之虧，獲豐稷之報，三也。禮之心惴惴，樂之意歡忻。惴惴以玉帛效心，歡忻以鐘鼓驗意。零祭請所人君精誠也。精誠在內，無以效外，故零祀盡已惶懼，闔納精心於零祀之前。玉帛鐘鼓之義，四也。臣得罪於君子，獲過於父，比自改更，且當謝罪。惶懼於旱，如政治所致，臣子得罪獲過之類也。默改政治，潛易操行，不彰於外，天怒不釋，故必零祭，惶懼之義，五也。漢立博士之官，師弟子相訶難，欲極道之深，形是非之理也。不出橫難，不得從說，不發苦詰，不聞甘對，道才低仰，欲求裨也。砥不磨厲，欲求銛也。推春秋之義，求零祭之說，實孔子之心，考仲舒之意。孔子既歿，仲舒已死，世之論者，孰當復問？唯若孔子之徒，仲舒之義，爲能說之。

順鼓篇

春秋之義，大水，鼓用牲於社。說者曰：『鼓者，攻之也。』或曰：『脅之。』脅則攻矣，陽勝攻社以救之。或難曰：『攻社謂得勝負之義，未可得順義之節也。』人君父事天，母事地，母之黨類爲害，可攻母以救之乎？以政令失遣，陰陽整便者，人君也。不自攻以復之，反逆節以犯尊，天地安肯濟？使湛水害傷天，不以地害天，攻之可也。今湛水所傷物也，萬物於地卑也。害犯至尊之體，於道違逆，論春秋者，曾不知難。案雨出於山，流入於川，湛水之類，山川是矣。大水之筮，不攻山川，社土也。五行之性，水土一同，以水爲害而攻土，土勝水，攻社之義，毋乃如今世工匠之用椎鑿也。以椎擊鑿，令鑿穿木，今儻攻土，令厭水乎？

且夫攻社之義，以爲攻陰之類也。甲爲盜賊，傷害人民，甲在不亡，舍甲而攻乙之家，耐止甲乎？今雨者，水也；水在不攻水而乃攻社。案天將雨，山先出雲，雲積爲雨，雨流爲水。然則山者父母，水者子弟也。重罪刑及族屬，罪父母子弟乎？罪其明徒也。計山水與社俱爲雨類也，孰爲親者？社土也，五行異氣相去遠。般太戊桑穀俱生，或曰：『高宗恐駭，側身行道，思索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義，桑穀消亡，』

享國長久。此說者，春秋所共聞也。水災與桑穀之變，何以異？殷王改政，春秋攻社，道相違反，行之何從？周成王之時，天下雷雨，偃禾拔木，爲害大矣。成王開金縢之書，求索行事。周公之功，執書以泣，遏雨止風，反禾，大木復起。大雨久湛，其實一也。成王改過，春秋攻社，兩經二義，行之如何？

月令之家，蟲食穀稼，取蟲所類象之吏，管擊僇辱以滅其變，實論者謂之未必真是，然而爲之，厭合人意。今致雨者，政也，吏也不變其政，不罪其吏，而徒攻社，能何復塞？苟以爲當攻其類，衆陰之精月也，方諸鄉月，水自下來，月離于畢，出房北道，希有不雨。月中之獸，兔蟾蜍也，其類在地，螺蚌與蚘也。月毀於天，螺蚌自缺，同類明矣。雨久不霽，攻陰之類，宜捕斬兔蟾蜍，椎破螺蚌，爲得其實。蝗蟲時至，或飛或集，所集之地，穀草枯索，吏卒部民，暫遣作塹，榜驅內於塹，塹杷蝗積聚以千斛，數正攻蝗之身，蝗猶不止，况徒攻陰之類，雨安肯霽？

尚書大傳曰：『烟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隆，水爲民害，責於地公。王者三公，各有所主，諸侯卿大夫，各有分職。』大水不責卿大夫，而擊鼓攻社，何知不然？魯國失禮，孔子作經，表以爲戒也。公羊高不能實董仲舒，不能定，故攻社之義，至今復行之，使高尙生，仲舒未死，將難之曰：『久雨湛水溢，誰致之者？使人君也，宜改政易行，以復塞之；如人臣也，宜罪其人，以過解天，如非君臣，陰陽之氣，偶時運也，擊鼓攻社，而何救止？』

春秋說曰：『人君亢陽致旱，沈溺致水。』夫如是，旱則爲沈溺之行，水則爲亢陽之操，何乃攻社？攻社不解，朱絲縈之，亦復未曉。說者以爲社陰，朱陽也，水陰也，以陽色縈之，助鼓爲救。夫大山失火，灌以壅水，衆知不能救之者，何也？火盛水少，熱不能勝也。今國湛水，猶大山失火也，以若繩之絲，縈社爲救，若以壅水灌大山也。

原天心以人意，狀天治以人事。人相攻擊，氣不相兼，兵不相負，不能取勝。今一國水，使真欲攻陽以絕其氣，悉發國人操刀把杖以擊之，若歲終逐疫，然後爲可。楚漢之際，六國之時，兵革戰攻，力彊則勝，弱勢則負，攻社一人

擊鼓，無兵革之威，安能救雨？夫一暘一雨，猶一晝一夜也。其遭若堯湯之水旱，猶一冬一夏也。如或欲以人事祭祀，復塞其變，冬求爲夏，夜求爲晝也。何以效之？久雨不霽，試使人君高枕安臥，雨猶自止。止久至於大旱，試使人君高枕安臥，旱猶自雨。何則？暘極反陰，陰極反暘。故夫天地之有濕也，何以知不如人之有水病也？其有旱也，何以知不如人有瘴疾也？禱請求福，終不能愈。變操身行，終不能救。使醫食藥，冀可得愈。命盡期至，醫藥無效。堯遭洪水，春秋之大水也。聖君知之，不禱於神，不改乎政，使禹治之。百川東流，夫堯之使禹治水，猶病水者之使醫也。然則堯之洪水，天地之水病也。禹之治水，洪水之良醫也。說者何以易之？攻社之義，於事不得。雨不霽，祭女媧於禮，何見伏義女媧俱聖者也？舍伏義而祭女媧，春秋不言。董仲舒不議其故，何哉？夫春秋經但言鼓，豈言攻哉？說者見有鼓文，則言攻矣。夫鼓未必爲攻，說者用意異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攻之可也。『攻者，責之，責讓之也。』六國兵革相攻，不得難，此又非也。以卑而責尊，爲逆矣。或據天責之也。王者母事地，母有過，子可據父以責之乎？下之於上，宜言諫。若事臣子之禮也。責讓上之禮也。乖違疑意，行之如何？夫禮以鼓助號呼，鳴聲響也。古者人君將出，撞鐘擊之，故警戒下也。必以伐鼓爲攻此社，此則鐘聲鼓鳴攻擊上也。

大水用鼓，或時再告社陰之大盛。雨滿不霽，陰盛陽微，非道之宜。口祝不副，以鼓自助，與日食鼓用牲於社，同一義也。俱爲告急，彰陰盛也。事大而急者，用鐘鼓小而緩者，用鈴筭。彰事告急，助口氣也。天道難知，大水久滿，假令政治所致，猶先告急，乃斯政行。盜賊之發，與此同操。盜賊亦政所致，比求闕失，猶先發告。鼓用牲于社，發覺之也。社者，衆陰之長，故伐鼓使社知之。說鼓者以爲攻之，故攻母逆義之難，緣此而至今言告以陰盛陽微，攻尊之難，奚從來哉？且告宜於用牲，用牲不宜於攻。告事用牲，禮也。攻之用牲，於禮何見？朱絲如繩，示在陽也。暘氣實微，故用物微也。投一寸之鍼，布一丸之艾，於血脈之蹊，篤病有瘳。朱絲如一寸之

鍼一丸之艾也。吳攻破楚，昭王亡走。申包胥間走赴秦，哭泣求救，卒得助兵，卻吳而存楚。擊鼓之人伐如何耳？使誠若申包胥一人，豈得假令一人擊鼓，將耐令社與秦王同感？以士勝水之威，卻止雲南。雲雨氣得與吳同，恐消散入山，百姓被害者，得蒙霽晏，有楚國之安矣。迅雷風烈，君子必變，雖夜必興衣冠而坐，懼威變異也。

夫水旱猶雷風也，雖運氣無妄，欲令人君高枕輭臥（輭字一本作「据」）以俟其時，無恒恆憂民之心，堯不用牲，或時上世質也。倉頡作書，奚仲作車，可以前代之時，無書車之事，非後世爲之乎？時同作殊事，乃可難異。世易俗，相非如何？俗圖畫女媧之象，爲婦人之形，父其號曰女。仲舒之意，始謂媧女古婦人，帝王者也。男陽而女陰，陰氣爲害，故祭女媧求福祐也。傳又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消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之足，以立四極。仲舒之祭女媧，殆見此傳也。本有補蒼天立四極之神，天氣不和，陽道不勝，儻女媧以精神助聖王止雨，湛乎！

亂龍篇

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設土龍以招雨，其意以雲龍相致。易曰：『雲從龍，風從虎。』以類求之，故設土龍。陰陽從類，雲雨自至。儒者或問曰：『夫易言雲從龍者，謂真龍也，豈謂土哉？楚葉公好龍，牆壁槃舌皆畫龍，必以象類爲若真。是則葉公之國常有雨也。』易又曰：『風從虎。』謂虎嘯而谷風至也。風之與虎，亦同氣類。設爲土虎置之谷中，風能至乎？夫土虎不能而致風，土龍安能而致雨？古者畜龍，乘車駕龍，故有象龍氏、御龍氏。夏后之庭，二龍常在。季夏衰，二龍低伏。真龍在地，猶無雲雨，況爲象乎？禮畫雷樽，象雷之形。雷樽不開，能致雷。土龍安能而動雨？頓牟掇芥，磁石引針，皆以其真是不假他類。他類肖似，不能掇取者何也？氣性異殊，不則相感動也。

劉子駿掌雩祭，典土龍事。桓君山亦難以頓牟磁石不能真是，何能掇針取芥？子駿漢朝智囊，

筆墨淵海，窮無以應者，是事非議誤，不不道理實也。曰夫以非真難，是也；不以象類說，非也。夫東風至，（一有「感」字）酒湛溢，鯨魚死，彗星出，天道自然，非人事也。事與彼雲龍相從，同一實也。

日，火也；月，水也。水火感動，常以真氣。今伎道之家，鑄陽燧取飛火於日，作方諸取水於月，非自然也，而天然之也。土龍亦非真，何爲不能感天一也。

陽燧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得，消煉五石，鑄以爲器，乃能得火。今妄取刀劍偃月之鉤，摩以向日，亦能感天。夫土龍既不得比於陽燧，當與刀劍偃月鉤爲比二也。

齊孟嘗君夜出秦關，關未開，客爲鷄鳴，而真鷄鳴和之。夫鷄可以姦聲感，則雨亦可以僞象致，三也。

李子長爲政，欲知因情，以梧桐爲人象，囚之形，鑿地爲堦，以盧爲櫛，臥木囚其中，囚罪正則木囚不動，囚冤侵奪，木囚動出。不知囚之精神著木人乎？將精神之氣動木囚也？夫精神感動木囚，何爲獨不應從土龍四也。

舜以聖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蟲蛇不害。禹鑄金鼎象百物，以入山林，亦辟凶殃。論者以爲非實，然而上古久遠，問鼎之神，不可無也。夫金與土同五行也，使作土龍者，如禹之德，則亦將有雲雨之驗，五也。

頓牟掇芥，磁石鉤象之石，非頓牟也，皆能掇芥。土龍亦非真，當與磁石鉤象爲類，六也。

楚葉公好龍，牆壁孟楸，皆畫龍象，真龍聞而下之。夫龍與雲雨同氣，故能感動，以類相從。葉公以爲畫致真龍，今獨何以不能致雲雨七也。

神靈示人以象，不以實，故臥寢夢悟，見事之象，將吉吉象來，將凶凶象至。神靈之氣，雲雨之類，八也。

神靈以象見實，土龍何獨不能以僞致真也。上古之人，有神荼鬱壘者，昆弟二人，性詭執鬼，居東海度朔山上，立桃樹下，簡閱百鬼。鬼無道理，妄爲人禍。荼與鬱壘，縛以盧索，執以食虎。故今縣官斬桃爲人，立之戶側，畫虎之形，著之門闌。夫桃人非荼鬱壘也，畫虎非食鬼之虎也，刻畫效象，冀以禦凶。今土龍亦非致雨之龍，獨信桃人畫

虎，不知土龍，九也。

此尙因緣昔書不見實驗。魯般墨子刻木爲鳶，蜚之三日而不集，爲之巧也。使作土龍者若魯般墨子，則亦將有木鳶蜚不集之類。夫鳶爲之氣，雲雨之氣也。而氣蜚木鳶，何獨不能從土龍乎？

夫雲雨之氣也。知於鳶爲之氣，未可以言。釣者以木爲魚，丹漆其身，近之水流而擊之，起水動作，魚以爲真，並來聚會。夫丹木非真魚也，魚含血而有知，猶爲象至。雲雨之知，不能過魚，見土龍之象，何能疑之？十一也。

此尙魚也，知不如人。匈奴敬畏郅都之威，刻木象郅都之狀，交弓射之，莫能一中。不知郅都之精神在形象邪？亡也將匈奴敬鬼神，精神在木也。如都之精神在形象，天龍之神亦在土龍，如匈奴精在於木人，則零祭者之精亦在土龍，十二也。

金翁叔，休屠王之太子也，與父俱來降漢。父道死，與母俱來，拜爲騎都尉。母死，武帝圖其母於甘泉殿上，署曰休屠王焉提翁叔從上上甘泉，拜謁起立，向之泣涕沾襟，久乃去。夫圖畫非母之實身也，因見形象，泣涕輒下，思親氣感，不待實然也。夫土龍猶甘泉之圖畫也，雲雨見之，何爲不動？十三也。

此尙夷狄也。有若似孔子，孔子死，弟子思慕，共坐有若孔子之座。弟子知有若非孔子也，猶共坐而尊事之。雲雨之知，使若諸弟子之知，雖知土龍非真，然猶感動，思類而至十四也。

有若孔子弟子，疑其體象，則謂相似。孝武皇帝幸李夫人，夫人死，思見其形，道士以術爲李夫人。夫人步入殿門，武帝望見，知其非也，然猶感動，喜樂近之。使雲雨之氣，如武帝之心，雖知土龍非真，然猶愛好，感起而來，十五也。

既效驗有十五，又亦有義四焉。立春東耕，爲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鋤，成立土牛，未必能耕也。順氣應時，承率下也。今設土龍，雖知不能致雨，亦常夏時以類應變，與立土人土牛同義一也。禮宗廟之主，以木爲之，長尺

二十，以象先祖。孝子入廟，主心事之，雖知木主非親，亦當盡敬有所主事。土龍與木主同，雖知非真，示當感動，立意於象二也。塗靈駕車，聖人知其無用，示象生存，不敢無也。夫設土龍，知其不能動雨也，示若塗車，駕靈而有致三也。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示服猛也。名布爲侯，示射無道諸侯也。夫畫布爲熊麋之象，名布爲侯，禮貴意象，示義取名也。土龍亦夫熊麋布侯之類四也。

夫以象類有十五驗，以禮示意有四義。仲舒覽見深鴻，立事不妄。設土龍之象，果有狀也。龍潛出水，雲雨乃至。古者畜龍御龍，常存無雲雨，猶舊交相闊遠，卒然相見，歡欣歌笑，或至悲泣，偃伏少久，則示行各恍忽矣。易曰：『雲從龍，非言龍從雲也。』雲樽刻雷雲之象，龍安肯來？夫如是，傳之者何可解？則桓君山之難可說也。則劉子駿不能對劣也。劣則董仲舒之龍說不終也。論衡終之，故曰亂龍，亂者終也。

遭虎篇

變復之家，謂虎食人者，功曹爲姦所致也。其意以爲功曹衆吏之率，虎亦諸禽之雄也。功曹爲姦，采漁於吏，故虎食人，以象其意。夫虎食人，人亦有殺虎，謂虎食人，功曹受取於吏，如人食虎，吏受於功曹也。乎案世清廉之士，百不能一居功曹之官，皆有姦心私舊，故可以倖。苞苴賂遺，小大皆有，必謂虎應功曹，是野中之虎常害人也。夫虎出有時，猶龍見有期也。陰物以冬見，陽蟲以夏出，出應其氣，氣動其類。參伐以冬出，心尾以夏見，參伐則虎星，心尾則龍象。象出而物見，氣至而類動，天地之性也。動於林澤之中，遭虎搏噬之時，稟性狂勃，食叨饑餓，觸自來之人，安能不食人之筋力？羸弱不適，巧便不知，故遇輒死。使孟賁登山，馮婦入林，亦無此害也。

孔子行魯林中，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貢曰：『若此，何不去也？』對曰：『吾善其政之不苛，吏之不暴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曰：『弟子誦諸，苛